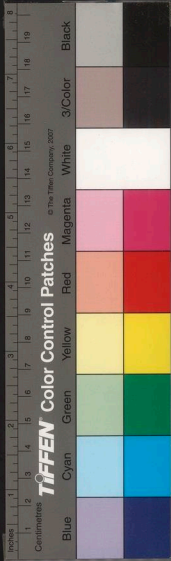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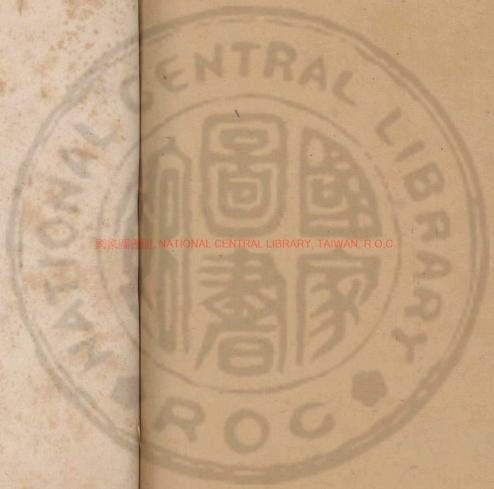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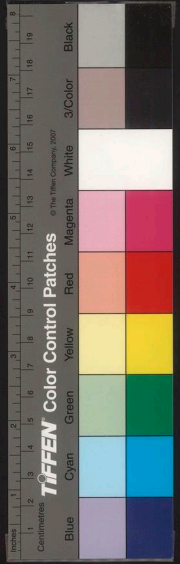


33943P0



登記號	004404
類號	
類別	西一册
全書	西一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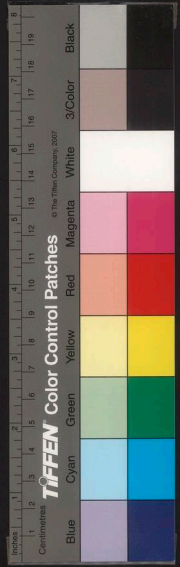
知古撰

周代上



粥熊為周文王師成王即位封其孫熊繹于楚以子男之
 田居丹陽實枝江後六世熊渠立封長子康為句亶王治
 江陵康死國絕熊渠之後數世爭文王熊皆始大遂都郢
 今江陵北郢城紀城是也後九世昭王避敵迂郢惠王因
 亂迂郢今宜城是既立復歸而舊史缺見按惠王之末墨翟重
 蠶趨郢許慎注墨子云郢楚郢今江陵北三十里有郢城是也班子折謀宣王之時
 王宮遇盜郢宰見黜懷王入秦齊人使郢中立王市因與
 王市是皆昭惠後萊莫不于焉根本則知郢都之迂權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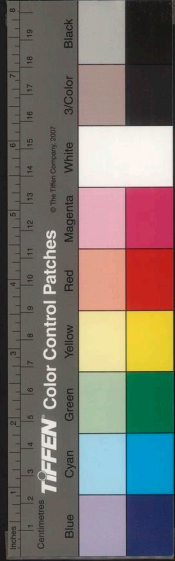


也非父都明矣襄王之末郢為白起所拔北徙陳城其地
遂邑子秦自王文是宅至襄王大去九十九王而太史迂
云郢居八代失之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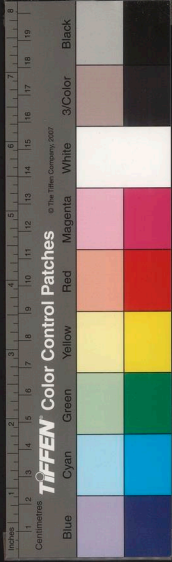
文王至項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尤著者賢相則彭仲夷
鬬子文孫叔敖子西萊公子高吳起昭奚恤將師則屈瑕
觀丁父成得臣屈建騏瘠夫子重昭陽昭尚景陽奉法則
弼拳廷李箴尹克黃石奢將軍子囊別有一子囊見呂氏正諫則葆
申蘇從成公賈伍奢白公子張申無宇

尹文樂師扈子管蘇莊辛忠烈則申公子培林分胃鼓蘇
即申包胥奮陽王孫由于莫敖大心易甲莊善申鳴屈盧
見戰國策賈申叔豫司馬戍梁公私屈
庶識則令尹子上鬬伯比遠賈申叔豫司馬戍梁公私屈
宜屈曰太宰子未成公軫待士則公子行屈春黃歇奉
使則屈完鬬章厥尹士池五孫園進賢則沈尹筮虞丘
子儒學則觀射父左尹然丹左史倚相子期傳春秋左氏
鐸耕沈尹華傳者

文章則屈平宋玉唐勒景差籌策則伍彘觀從申射士出王
見韓子秦者子慎范蚡杜赫昭犀江乙陳軫應對則申叔
時士慶遂啟疆伍舉藍尹尾莫放子華高讓則屠羊說蒙
鼓王子啟景舍盧金魯湯文君德遠則繒封人老萊長
廬接輿蝸捌比郭元生詹何江上丈人鷓冠漁父
武勇則屈蕩潘談黃襄微公孫丙樂伯許伯攝叔山冉
司馬子期市南宜僚莊躄石乞采遺



伎術則養由基廉侯翼侯魏侯三侯善射教吳晉逼似憂
孟風湖班輸鍾儀唐昧鄭詹尹其餘不可勝紀其行事則
概見于左氏云楚文王得茹黃之菟苑路之增由於雲夢
三月不進得丹望之姬淫暮年不聽朝葆申日先生卜以
臣為保吉今者王罪當苔王田曰不穀免於襁褓齒于
諸侯願諸變更葆申曰臣承先生之令臣寧抵罪于王無
足當於先生王曰敬諾引席伏葆申束細箭五十號加于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苔之名一也遂致之逆痛
葆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取之不變痛之何益葆
申遂出自流諸例請死王曰不穀之罪促召而謝之菟苑
蕪之徇折苑路之繒增放丹望之姬務治國政并國三十
有九焉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說作苑帝特管饒文恭
王有疾新非管饒是文恭
事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典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
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力我為之吾所欲樂者
先我行之典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望焉必以吾時遣
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
將之鄭王曰必戒而為不仁而欲得人而政無以之魯
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邠人然之
子文聞之曰知臣若莫君弗可攻也已除偃王好行仁義
陸之地之朝者卅二國王孫厲謂文王曰不伐除必反朝
徐文王曰徐有道之國不可伐也厲曰強之以弱如石之
投知虎之食豚且為文不能達其德為武不能任其力亂



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 成王時鬬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寸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遂釋之子文貴廷理曰凡立廷理者所以司犯王令察觸國法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勉之於法令吾族為犯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明著於國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天死遂致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募人出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文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吾黨何憂乎相與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頊恐萌方正公平也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繡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無一日之積王聞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一束搜一筐以羞子文自是令尹秩之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入人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富鄭子督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初王登臺臨後宮人皆仰視子督直行一顧王曰行者頊子督不顧王曰顧吾以汝為夫人而封若父兄矣子督卒不顧於是王下堂問曰夫人位重也封邑尊爵也一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何也對曰妾聞婦人以處正為儀今君在上而妾有所顧是失儀也一言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



烏是貪利也失儀貪利何以事君王曰善遂立為夫人其
後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薑未
也而又多愛默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蜂目
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子晉進曰夫摘姦擾猾亂之所生
古人有言持敵不彊必為所傷王必將易之不如亟先施
太子王不聽子晉退謂其保曰王將以聽易太子吾懼禍
亂之作謂王先施太子王不吾應疑我之讚也夫信不見
疑見疑而生不如死以信之我死王必悟太子不可釋矣
遂自殺成王剖卞和之璞封和為陵侯和不就而去作追
怨之歌曰怨、沂水到荆山兮精氣鬱決谷巖、兮中有
神寶灼、明兮穴山採玉雞為上兮於何獻之楚先王兮
遇王暗昧信讒言兮紫之亂朱松墨同兮腕仰嗟嘆心摧
傷兮天監孔明竟以彭兮沂水滂沛流于汶兮進寶得刑
體離分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成王生商臣范至商似相
之日子吉矣而王不吉鴟梟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其
母為之災也王怒煞范至商似謂成王與子王子西皆杼
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壬曰無死不及止子細
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泝漢沂江將
入鄆穆王在渚宮不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謬言
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王使為王尹至是又與子家謀
殺王、聞之殺闞宜申及子家
莊王即位三年不聽朝而好聽成公賈入諍王曰不殺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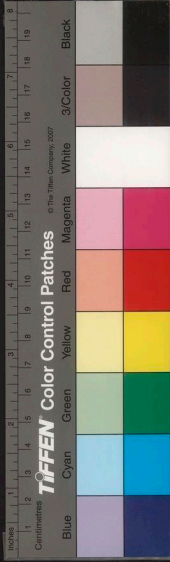


諍者今子諍何故對曰臣非敢諍願與王聽也王曰胡不
設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帛三年不鳴不飛是何也王射
之曰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不鳴樹
將以覽民則是鳥雖無飛之將冲天雖無鳴之將駭人賈
出不毅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却者五千人羣
臣大悅庄王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中曰寡人惡為人
臣遽諍其君者有諍則死無故蘇從曰蒙君高爵食君厚
祿愛其身而不諍非忠臣也乃人入諍王之鍾鼓之間尤
伏楊姬右擁成姬尤袒服右朝服曰吾鍾鼓不暇何諍之
諍聽蘇從曰臣聞好道者資好樂者迷好道者多糧好樂
者亡剝國亡無日夫王曰善左執蘇從之手右抽金刀劍

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之相

今尹虞丘子言於庄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其政其
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

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冷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
不息廢士不叔淫禍不止計久踐高位妨群賢之路臣之
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後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禿贏多能
注荀卿子曰叔突禿長左謂左腳長其性無欲君舉而
授之政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王曰子輔寡人得以
長於中國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對曰久固祿位
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有
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受何用之固辭王從之賜虞丘子



萊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
叔敖報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
持政矣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矣王曰夫
子之賜也莊王敗鄭伯肉祖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
王親乎旌左右麾軍退舍將軍子重進曰南郢之與鄭相
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殘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
王勝而不有無乃失人臣之力乎王曰古者打不穿皮不
盡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舊於扎而薄於利要其人不
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導災及吾身遂與之平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交叔敖至郢三年声問不知沈尹筮
曰令王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如子偶世接俗說義均
則適主心子不如我子可歸耕乎尹筮至郢五年王悅之
欲以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彼聖人也王
必用之臣不若也虞丘子亦進之王乃以王與迎叔敖為
令尹

孫叔敖為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
令無姦邪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冰各得所便民皆樂
其生王以弊輕更以小為大百姓皆去其業郢市令言之
令尹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桓譚新論云楚郢都
車轂擊民肩摩市路
相排突朝衣新令尹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日頃矣
而農衣弊也而農衣弊也
叔敖曰罷吾今命之復矣五日朝相言之王謂遂令復如
故曰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國人好庠車不便馬王欲下



令使高之叔敖日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高車臣
請教閭里使高其摑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君半歲民悉自高其車不教民從其化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
後來吊叔敖曰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
賀子獨來吊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遺而驕人者民之位
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
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
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居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孫叔敖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扣馬殺羊
之裘從者日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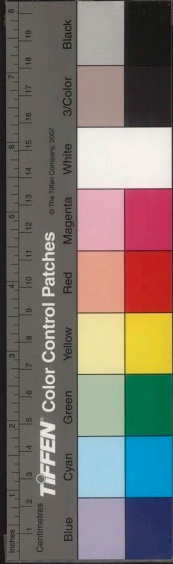
則溫叔敖日吾聞君子服美蓋恭人小服美蓋倨吾無德

以勝之遂終身不變

淮南子云莊王誅里使叔
敖制冠釐衣自知當用也莊王問孫

叔敖曰何謂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臣恐王
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叔敖曰國驕士曰
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遵安疆人君或至
失國而不悔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
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乃以合己者為是不合己者為
非故覆土而不知王曰願相國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
豈敢已篇以偏國而驕士哉

優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諍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
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



之歆以棺擲大夫葬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曰令有敢以馬諍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所愛者以楚國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如何對曰臣請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柩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考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廩食大牢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於此乎為之柩何孟曰請以大王六畜禮葬之以瓏竈為槨銅厝為棺壘以薑挂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大麻葬之於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太官

優孟見寵於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歲其子見孟曰若無遠有耶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置酒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復生歆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為相王許之三日復來田婦言慎毋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相盡忠為廩以治楚治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置錐之地貧困自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王謝優孟立石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孫叔敖疾且死戒子曰王亟封我夫吾不受也以我死生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之機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皇覽}叔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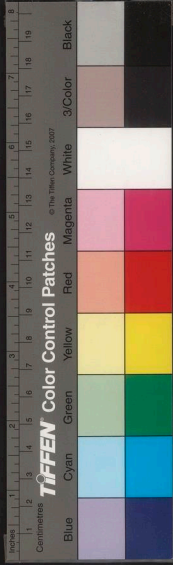


家在南部故城中自十一里今江陵北是也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不受請之寢丘累世不絕

詹何以善釣聞於國以獨蠶絲為綸並甸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甲竿不撓王聞而翼之召問其故何荅曰先大夫之言浦且子之弋弱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鷗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勤手均之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鈎五年昭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之臣鈎餌猶泥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

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王曰善哉詹何坐堂上弟子侍有牛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白而蹄何曰是墨牛而白在其蹄使人使人視之果然黑牛以布裹其蹄其精察如此

鄧人有善相者所言無遺策莊王問馬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文衣者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則家必曰益身必曰安所謂吉人字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則在官曰益功業曰益修此所謂吉臣人主則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失皆散交爭則國家曰尊天下曰服此所謂吉主王善之



於是疾壯士夜不懈遂霸天下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楚云射耕隨兕中之申公子

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不敬命屬吏左右曰培賢者此必有

故願王察之乃赦之不出三月子培以病卒王興師與晉

戰兩堂大聖晉歸而賞有功子培弟請賞於吏曰臣之兄

子培嘗讀故記曰隨殺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伏其

死吏言於王使人發平府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比郭先生郢人王聞其賢使使賣金百斤往聘之先生

曰臣有箕箒之婦願以計之即謂其婦曰楚以我為相則

結駟列其食粥冬履無休陽之憂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細

駟刊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之前所耳不過而以容膝

之安一肉之味而向楚國之憂其可乎遂不應聘與其婦

去之

楚庭神有白猿射之則搏矢而嬉莫能中莊王命養由基

始矯矜操矢未之射猿擁挂而號由基其發之猿應矢而

日下則由基以其天先之也王又使射青蛉曰吾欲生得

之由基聞矜拂其左翼

令尹子佩請莊王登強臺王不往曰吾聞臺南望獨下臨

方皇其樂使人遺老忘死吾德藎不可當也

士屢以進言莊王用為令尹中庶子跪於王前而汝之曰

臣尚衣冠御卽三年矣前則為豪矢後則為藩蔽王賜士

慶相印而不賜臣之死無日矣王曰子所與寡人言者內



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何此者可富不可貴乃出璧王
賜之曰忠信者士之德行言語者士之道路不修治士無
所行矣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迺逝日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
樂在下且有賢臣曰沈尹明年又使豚尹觀焉迺追日可初
之賢人死矣諛諛在君之虛其君好樂而無初民危處以
怨上上下下離心伐之必尅王從之果然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志于君
子曰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遂天矣安不忘危故能終成霸
功焉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戶曰我有寒被百姓賓客甚矣乃使
延國中賤百姓賓客無穀者諸侯聞而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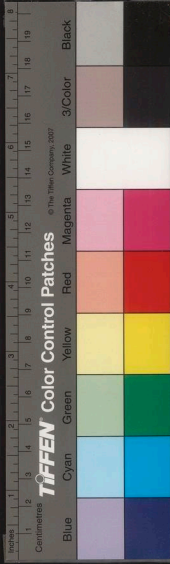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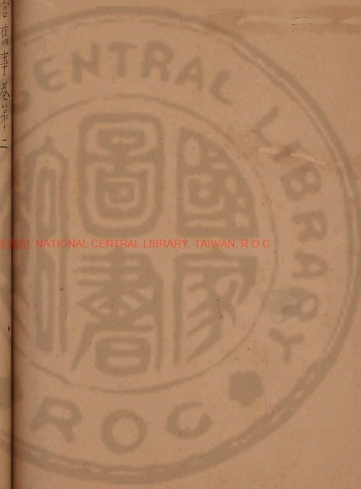
莊王與晉戰勝之憲諸侯畏已歸筭五仞之臺：成觴諸
侯請約王曰我德薄之諸侯請為觴王仰而曰將：之甚豈
膏：其謀我言而不賞請伐之於是遠者求朝近者入貢
渚宮



周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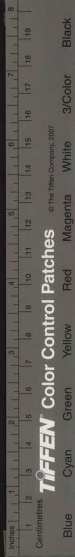
楚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即臣請公子入朝車不得至
 於弟天雨庭中潦太子遽驅車至茅門廷理曰車不至門
 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馳之斬其輻而儻其
 僕說苑云少師履遂太子之車韓子作廷理太子入王位曰必誅之三曰法者
 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徒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
 臣焉可誅也大法廢令是臣乘君而下尚狡臣乘君則主
 夫威下尚狡則上恒危吾何將以遺子於是太子還走辟
 舍靈宿三日再拜請死罪王益廷理爵二級以旌之
 莊王無子愛幸樊姬後宮不得進御姬言於王曰妾以卑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微之身明不足以自照善不足以補過後宮出入十年矣
寢專寵衆妾不進繼嗣不孳王有偏施之過妾有專愛之
罪此非大王全國之福王善其言使六姬更侍有子六人
樊姬言從志得授琴而歌曰忠信言兮從正不邪衆妾進
兮繼嗣多王聞之欣然於戲吾國所治以者樊姬之力也
荆南志云莊王墓在江陵西卅里周迴四百里步前後塔
奕數十塔皆為行列也
恭王之為太子將出雲遇上尹上尹趨避家人之門太子
下車從之曰子大夫何為如是吾聞敬其父者不蕪其子
蕪其子不祥莫大夫夫何為若是上尹曰向吾望見子之
面令其後記子之心

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免走
於街萬人進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授
分已定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嫡位無立亂自是生矣
世子者國之基而百姓之望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是
絕其本、絕則擾亂猶免走也恭王聞立子招為世子其
後猶有子圍棄疾之亂楚與吳將戰楚師寡吳師衆將軍
子囊曰我與吳戰必敗、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不忍為
也不復於王而遁至郊郢使大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
軍之以為利也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為
將者皆依不利之石而効臣遁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
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於其
上鄢陵之戰恭王擒於晉潘該養由基黃襄微舉足楚其



禮四大夫載而行遂反郢

恭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亡師於駟廢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二弘多矣以大夫之靈保獲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於稱廟者諸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而後許王夢令尹子囊議謚曰群臣曰王有命矣子囊曰君謂恭若何毀之赫々楚國而君臨之撫衽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夫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夫大夫從之

康王弟午質秦

不出也

說苑云子午韓但云王弟也

申射士曰資臣

百金臣能出之因載之晉見叔向而告之且曰請以百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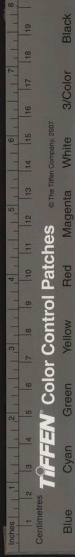
委子叔向受金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壘丘矣公曰何曰秦不出楚王之弟是晉楚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壘丘彼如禁之我曰為出楚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楚不出是卒惡必不敢禁城壘丘晉從之秦果出公子午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靈王與伍舉登章華臺

臺在江陵東百餘里臺形

三角高十丈餘三名三林臺是也

曰美大哉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

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為土木之崇高彫鏤之美以金石匏竹之音大麗衆庶之樂也不聞以其觀大視初淫色為明以察清聽為聰也昔先君莊王為匏君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廣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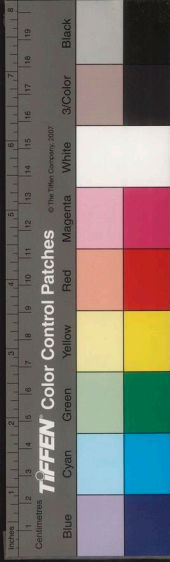
王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
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王是以徐亂尅敵而無慙於諸侯
今君為此臺國民能為財用盡焉年敗焉百官煩焉舉國
苗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始升諸侯距無有至者而後太
宰啟疆請魯侯懼以蜀之俊僅得以來使富都郟堅贊焉
使長鬢髻之士相為臣不知其美也

靈王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觴之偏悅魯君既醉賜以大曲
之弓不塚之璧既而悔之在舉說魯君曰大傳作大屈魯
侯此 可載是魯連 子向博異也子璧楚之上寶吳君求不得今屬魯

吳與秦齊聞之是仗禍於魯君懼而反之

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為章華之臺又闢為右榑陔以

象帝舜民始思亂矣翟人來朝靈王誇之與客登章華臺
三休乃至王曰翟王亦有臺乎使者曰翟堂高三尺第茨
不剪耒撮不斷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佚又惡得有此王
甚愧之大宰子朱侍飲於令尹子圍三吸羨襲援卮漿
波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怪問之朱曰令尹輕行而
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即尹筮之三百楚令死景公遇
成公軼曰令尹將焉歸軼曰殆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
為卧歸於我軼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夫義獲天下之至憂
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智甚少而子玃之鴛夷子
皮曰待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
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靈王簡賢務鬼信至現祀群神躬執羽技舞壇下吳歸來
攻國人告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樂神明當蒙福祐不
敢救吳兵遂至獲太子后妃已下平王時令尹子常城郢

盛弘之云江陵東北七里是左司馬沈尹戌日常必亡郢

故郢城之周迴九里是首不能衛城無益也若敖蚩冒至于文武士不過同慎其

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忠難乎初莊王幼

弱令尹子孔將伐犀寄使公子燮與鬬克守二子作亂城

郢及恭王時令尹子囊將死庾仲雍云江陵城東頽命子

庚必城郢至是其孫子常獲就其功

伍負之亡也王使捕之負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

自鄭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公不應東南向而唾畏楚也

負再拜曰知所之矣因知吳過於楚至江上散步見一丈

人剡小舡渡之已絕江問其名不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

千金之劍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負者爵執

珪祿萬擔子胥吾尚不敢何子之劍伍負至吳使人求之

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至衆

名不可得而間身不可得而見也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

欲筭之可矣對曰昔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文嗜艾子

木有羊饋而無艾薦君子也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

勞而獻飲焉以弊於鄔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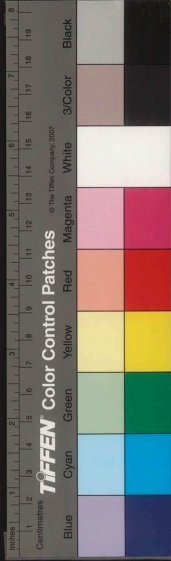
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欲行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吾子經營楚國吾不欲薦芟以干子：乃止之也越勝
吳又請卒於楚將攻晉左史倚相謂平王曰越破吳寡士
死銳卒盡索平以攻晉是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
平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王怒將逆戰大夫種曰吾士
盡甲傷不如貽之乃割露陰五百里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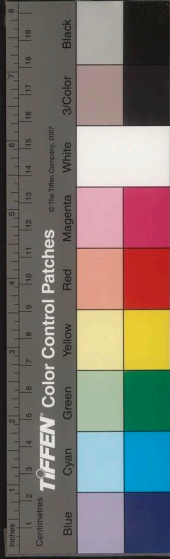
司馬子期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
相謂子期曰十日雨兵聚而韓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
陣：未成而吳人至見荆戒備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
里其君子必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
破其破吳軍昭王欲游荆臺司馬子期進曰荆臺之遊左
江右湖前望臘山下臨方望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
遊者殆以士願國大王無為遊荆臺在章華之東去江陵
一百二十里臺周圍百有
餘文

王怒之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
喜撫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夫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
止曰臣有所謂王聽之乎王曰子言西曰臣聞為人臣而
忠於君者爵祿不足賞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
夫子期者忠臣若臣者諛臣願王賞忠而誅諛烏王曰令
我聽司馬之諄曷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柰何子西曰
禁後世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側子孫必不
忍遊父祖之墓以觀為樂也黃王曰善乃還
昭王使石渚為政史記作
二會廷有殺人者石渚迫之則其父



也還車立於廷曰以文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敢乃伏
斧請死於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子復事失石渚辭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令吏捨之止
惠也 不敢廢法臣節也遂不去斧質歿頭於王庭狂
接輿楚人也 皇甫謐高士傳云躬耕以食其妻市米返昭
王使使者賣金百鎰造門曰大臣王使臣請先生治江南
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來田先生少
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門外車馱何其深也接輿日今者
王使使者賣金百溢欲使我治江南妻曰君命不從非忠
從之是遺義不若去之乃夫負金甌妻戴維器變易姓字
莫知其可

吳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鼓壞宗廟徙陳器吳以
班處王宮吳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欲攻之懼而去之
夫概入之吳王盡妻後宮至平夫人伯嬴二 持刀曰妾
聞天子者天下之表公侯者一國議天子失制則天下亂
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
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援坐不同蒔食不共器殊苑架
異中擲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若卿大夫外淫者
放士屨人外淫者官割夫然者以為仁夫可復以義夫失
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今君王棄義從亂亡之欲
放絕之禁以行令訓民哉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
若使君王棄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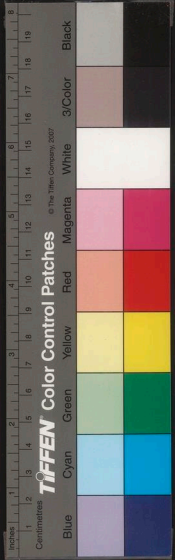


朝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且凡所以欲妾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是發又何益子是吳王慚遂退舍伯龐與其保阿閏永巷不釋兵三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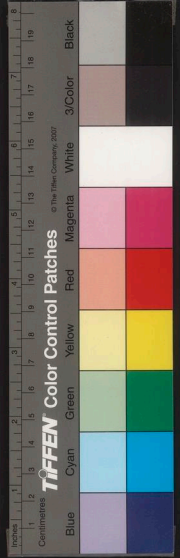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楚曰用子綦將因繫之用子常將因去之荆之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綦吳人擊敗闔閭攻郢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也其沉者以其飲不休不乘如之、流沉

昭王反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王兮王兮聽諫邪枉殺左右寃伍奢二胤懷恨東奔吳創讎構禍破國都鞭苑尾戮骸丘墓屠賴申包胥人獲蘇王雖反國憂未徂王垂涕不復聽樂庖子亦終不操槩昭王當房而立愀寒然有寒色是日出府之東以賜寒者出食之粟以賑飢者吳襲郢當房賜者請往戰死闔閭一日五從當房之德也

屠羊說從王出奔王反郢當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疆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過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商人必有不獻重賞然後得見于君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寢然而見之非之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溪中王謂司馬子綦曰有人於居慶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顯為兄弟請以三旌之位子期舍車而徒求之五日夜而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使不徒非忠也恩富貴于



止安習俗以下意者過也說曰豈可貪爵祿吾君有要施
之名乎竟不受而土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聘為妃
王讎遊蔡姬在左越姬泰右王親乘駟馳逐遂登附壯之
臺觀士大夫逐者王歡乃願謂二妃曰樂乎蔡姬對曰樂
王曰吾願子生又若此死蔡姬曰弊邑之君固其黎民之
役事君王之馬足猶以為未足故矣以婢子為苞苴况今
乃比嬪妃列于後宮固願生俱樂死同時豈敢有二哉王
願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孫死矣王曰復謂越姬曰吾願與
子生又若此死又若此對曰昔吾先君庄王淫樂三年聽
不政事終而能改卒伯天下妾以君王謂能法吾先君將
改斯樂而勤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且君王
以來帛乘馬取婢子于弊邑寡君之太廟也不約以死妾
不敢聞命其後王病有雲如赤鳥夾日而飛王門問周太
史曰其當王身乎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宜諸朕肱何益群臣聞之請以身禱于神王弗聽蔡姬曰
人實欲之何為不使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于是妾願從
矣昔日之遊淫樂矣是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
為君王死而况妾乎請得駐越郭仲產荆州記昭王墓在
江陵西北百餘里沮水之
西向地志云昭王
墓面薄二百越姬曰妾死王之義不死
王之好內也遂自殺及王薨郭仲產荆州記昭王墓在
江陵西北百餘里沮水之
西向地志云昭王
墓面薄二百群臣曰其母信者其子必仁乃立越姬
之子熊章是為惠王芊尹文荆之駈逐麋鹿者司馬子期
獵載旗、長拽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角而斬之貳車軸子



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敢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今
子將然君而死使我送子非君義也子行其威吾明其義
不亦可矣且送子以兵為爭應子以聲為鄙拱而待兵顏
顏色不變

石乞將萌屈盧拔劍而厲之曰詩有之矣莫之葛藟施于
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於靈可乎且知
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
死之故上知天命下知神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堆之乞
乃內其劍也王孫勝立子閻子閻不肯劍劫之以及閻曰
王孫相轉楚國匡正王室而后疵焉啟之願也今子假威
以暴王室然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
下無有天以與子何不受閻曰吾聞辟天下者非輕其
利欲以明其德不為諸侯非惡其位以欲潔其行見國而
亡主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
吾不為也勝彊之不可遂殺之

楚人疋善者

釋詩外傳云壯之善新序作疋義之

辭其母將死君母曰棄母

死君可乎善曰閻事君曰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

者君之祿謂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軍中其僕曰子懼可

速迪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子蘭

子華王孫勝將為難告蘭子曰吾將為大事願與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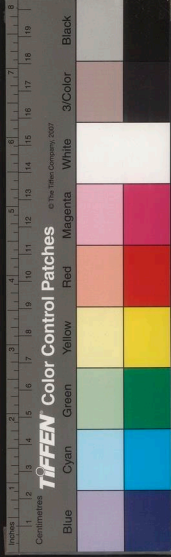
之蘭曰我事子而與子弑君是助子不義畏患而去是遁

子於難故不預子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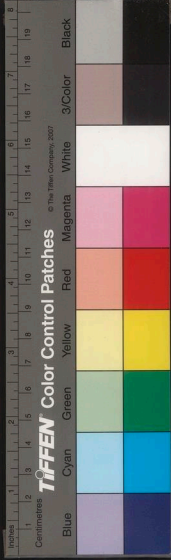


惠王時陶朱公子然人於楚有司囚之朱公：遣其長子
裝黃金錕置褐器十載以牛車為書遺故所善庄主戒莫
子至則進千金聽其所為慎無預莫事長男既行亦自私
賣數百金至楚庄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子
進書全如其父言生曰可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過不生以其私賣遺國遺之貴人為生雖居
貧窮然以廉聞於國自王已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
有意受也以欲成事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妻曰
此朱公金也有如病不宿戒後歸勿動而 之男不知其
意以其殊無短長也庄生人見王曰某星宿此則害於楚
王素信之曰為之柰何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曰先
伏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之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男
曰且且款曰何以知之王曰每款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
使封之朱長男以為款弟固當出重以千金棄庄生所無
為也乃復見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
第：今議自款故辭生去生知意欲復得其金使入室取
朱公子時去自幸也生羞為所賣人言於王曰臣前言某
星事款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諸人朱公
子然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非能恤國而款乃以
朱公故也王怒曰寡人雖不德柰何以朱子故而施惠令
論然朱子明日逐款

楚與吳越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不利則退雞



具城迎流而進順流而退不利則其退速吳越因其勢函
敗楚反惠王時公輸般始為鈞強之倫退者鈞之進者強
之量長短而制為兵自是楚兵節吳越兵敗又嘗為木鳶
乘之以窺宋城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聞自齊
行十日夜至郟敵十金於般曰北方有梅臣者願子然之
般不悅曰吾義固不熟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為雲梯
以功宋楚有餘於也不足於民然所不足重所餘不可
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熟少而殺衆不可謂
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己子曰既言之王矣曰胡不見我
於工遂見之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般說九攻而墨九却
之般意不過楚王歆殺之墨曰殺臣則宋莫能守然
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守城上以待楚矣
王曰請無攻宋墨至郟獻書於惠王受而讀之曰
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
侍官命人不足酒天下之賢君墨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
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
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文君言於玉曰墨
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無乃失士玉乃使文
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悼王時魏吳起來
奔以為令尹起言於王曰大臣大重封君大衆若此則上
逼主而不虛人貧困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子孫三代而
收其爵祿減百史欲損不急之伎杜私門之財以奉選練



之士王從之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強秦諸侯畏楚
及悼王薨魯陽騏劫又陽城君煞王母闕姬而政起、呼
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夫而走伏王尸樺夫疾言曰群臣
亂吳起、楚國之法麗兵于三屍者加重罪及肅王立于
是誅滅中王屍者七十餘人家故當時稱吳起之智所速
于鐵夫初郢以兩版築坦起支之用四國人惠之

渚宮舊事卷第三

周代下

安陵君有寵于宣王江乙謂君曰無咫尺之功骨肉親戚
慶尊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撫綏而服何以
也安陵君曰王過舉而危之不然無以至此乙日以財交
若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妾不弊席
寵臣不弊輪今君擅楚國無以涂自結于王竊為君危之
君曰然則柰何曰願君請以身為殉如此則子長得重于
楚國曰謹受令居三年而不言己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
今未有劾君不用臣之計臣不敢復見矣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聞也既而至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之士王從之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強秦諸侯畏楚
及悼王薨魯陽騏劫又陽城君煞王母闕姬而政起、呼
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夫而走伏王尸樺夫疾言曰群臣
亂吳起、楚國之法麗兵于三屍者加重罪及肅王立于
是誅滅中王屍者七十餘人家故當時稱吳起之智所速
于鐵夫初郢以兩版築坦起支之用四國人惠之

渚宮舊事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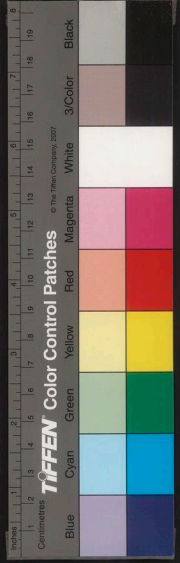
周代下

安陵君有寵于宣王江乙謂君曰無咫尺之功骨肉親戚
慶尊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撫綏而服何以
也安陵君曰王過舉而危之不然無以至此乙日以財交
若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妾不弊席
寵臣不弊輪今君擅楚國無以涂自結于王竊為君危之
君曰然則柰何曰願君請以身為殉如此則子長得重于
楚國曰謹受令居三年而不言己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
今未有劾君不用臣之計臣不敢復見矣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聞也既而至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野火之起也若雲屯九先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先依輪而至
王手弓而射之一發盡燼王抽旃旄而柳兜首仰天笑曰
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千秋萬歲之後子誰與樂此乎君
涕數行而集曰則臣入則偏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之後
呂願得以身拭黃泉辱螻蟻又何得此樂乎王大悅乃封
纒為安陵君曰子江乙可謂善謀安陵之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郢大夫有盜入王宮令尹昭奚恤以罪乙未幾其
母亡布乃言於宣王曰妾癢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
小臺令尹侍王曰令尹信盜之不為其富貴虧法不盜而
誣之國有常刑乙母曰昔孫叔敖為令尹道不捨遺民不
閑閭而盜自禁令尹之治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故使得盜
妾之布是使盜之與身盜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
令尹何非母曰吁大王之言過矣昔日妾子為郢大夫有
盜入王宮妾子坐紕妾子亦豈知昔武王有言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國謂無
人者非無治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
寡人命更償其布因賜金十鎰母辭王曰智若此其子必
不遇及復召江乙用之江乙欲惡昭奚恤於宣王謂王曰
下此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人之善於王何如王曰君子也近之有好
揚人惡如何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且於殺父且殺君
而王終不知何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願兩又



聞之江乙謂宣王曰臣聞楚俗不問人之美不言之惡
誠然乎公之事得已遂乎然則臣罪甚矣王曰何也州侯
相楚甚貴而王斷左右俱曰無有如此一口安得問之
景會好求佞道之士楚有善為惡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佞
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佞該一平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出見而禮左右曰被天下大道盜何足為禮發曰此非所
知無幾齊師來伐王使師禦之兵三却賢良皆盡其計
而悉其力齊師愈強於是偷卒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
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情惟獻之子發使告齊曰乎有
出薪者得將軍之惟歸之執事明日偷卒往取其簪發皆
使而之齊師大駭曰今日不去楚必取吾之首遂接兵而
迎

迴

秦欲伐楚使觀楚國寶宣器王召令尹曰五和氏之璧
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不對昭奚恤進曰此欲觀吾
國得失而菑之寶在賢臣非珠玉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
恤為東西之壇一秦使至恤曰君客也就上位東面令尹
西面太宰子牧次之

萊公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君西南之壇稱曰客
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昭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寔倉廩使人
各得其所令尹在此秦珪璧使諸侯解忿爭之難交兩
國之歡太宰子牧在此守封壘謹境界不侵他國亦不見
侵萊公在此理師兵以當彊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衆使



皆赴湯火蹈鋒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司發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振理亂之遺風貽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退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大司馬景舍攻下蔡踰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歸楚舍屬二三子而理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封珪子發辭曰天理國立政諸侯入賓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人遁將軍之威也兵陣合戰而勝敵者庶民之力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人仁義之道固辭不受子發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曰士卒得無忘乎對曰士卒升分菽粒將軍朝夕芻豢黍稷發破軍而歸其母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伐吳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上流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戰自信異曰有獻一囊糶

王又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躄

嗚而戰自十倍今汝為將士卒升分菽粉粒如獨朝夕芻黍黍稷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安樂其上雖以得勝非其道也子非吾之子無入吾門發謝然後得入

恩忌去齊未奔宣公郊迨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齊六萬乘之國常相并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繻將楚發五萬人使次將軍師之至必擒將而追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師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則楚發四塞之內二目將而忘從使相國上將軍為左右



司馬如此則王得登存於是齊使申繻將王發五萬人果斬將而追又使田居盼子將相次而至皆如此忌策王至舍北面而問曰何先生知之早也忌申繻為人侮賢而輕不肖俱不為用是以忘也田居尊賢賤不肖肖則賢者負任是以分別而相去盼子尊賢愛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思忌在楚齊相郢忌恐其以楚摧復齊杜赫曰請為君苗之因說宣王曰郢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齊也王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不追郢忌必以齊厚事楚忌矣田忌亡人者也而得封必德王而竭其智之此用三忌之道也王遂封忌江南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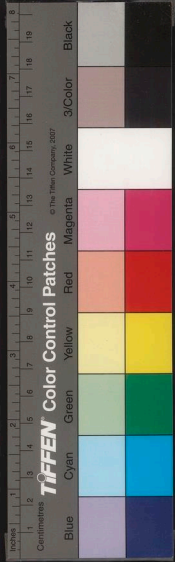
威王書學於沈尹華令尹昭厘惡之王好術有中謝佐術者為昭厘言於王曰國人皆謂王沈尹華之弟子王不悅乃流尹華君子曰中謝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生之術文學之士不進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鐸椒楚人為威王太傅治春秋左氏傳初吳起至楚以左氏傳子期子期傳鐸椒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探其成敗本四章十為鐸氏

微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客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以顛賜之恤曰郢人某氏不當伏罪宅不可得客辭而出恤悔之因謂客曰恤不得事公、得為以故窺恤客曰非用故曰恤曰請而不得有悅色非故而何又有說詹芻者不知其人恤令吏執敗芻者而 果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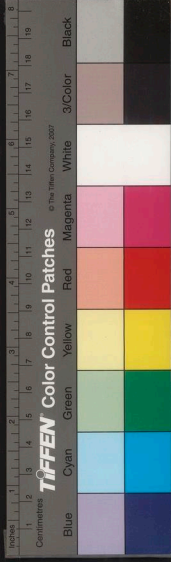
威王問莫敖子華曰自吾先君文王以至不穀有不為爵
勸不為勉以憂社稷者乎華曰君王將何也彼有慮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覺不
所知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有不
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者何謂也華曰昔者令
尹子之父繒帛之衣以朝廢衷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曰晦
而歸食於王 服於天府行不辟人故慮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子父是也昔萊公之高定兒公之禍寧楚國之
事相先君以掩於方城之外四封不威播於諸侯嘗此之
時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萊公食田六百頃賜六十邑故榮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薰子公高是也昔吳與楚戰於
柘舉兩師之間夫石卒交莫敖大心撫其車衡舉首頽而
太息曰嗟乎楚國之士無日矣吳將深入吳軍若將一人
若卒一人以與大心社稷其庶幾乎斷頭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覺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吳與楚戰
三戰入郢先君身出大夫悉厲百姓離散焚冒數蘇日吾
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一卒也不若奔走諸侯於是羸糧
潛行尚峭山踰深谿七日而薄於秦王之朝鶴立不轉晝
吟宵哭十日不得告水漿不入口秦王聞而趨之冠劍不
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敎蘇鮑秦王親問之子誰對曰
臣非異也楚使新造鰲尹敎蘇吳人敗楚寡君身出百姓
離散使下臣來告急且求救秦王遂發戎車千乘卒萬人



屬之子虎與子滿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破之
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夢胃敦蘇是也吳師入郢
蒙穀結鬪於官唐之上舍闐奔郢曰君而有孤楚國社稷
其庶乎遂入大官負離次之典以浮於大江逃雲夢之中
昭王追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
姓大治國穀之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穀怒
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無恙君乎遂自
棄歷山中至今無追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此之世焉無有耶
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習而楚士約食憑而能五軼而
能起食之可欲忍而弗內死之可思斷而弗避華聞之

君好發者 臣夫捨君王道弗好耳若明君好賢此吾臣
者皆可得而致之也

懷王時張儀在郢貧其舍人怒之欲儀歸曰子又必為衣
冠之弊故欲歸也子詩我為子見王當是時南后鄭袖貴
寵張儀見王以不悅儀曰王無所用請北見晉君王曰諾
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玉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
無於求晉儀曰王從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彼鄭周之女粉
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
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寡人獨何不好色哉乃資
之 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怒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
晉竊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有金五百斤



張儀辭王曰天下門閔不通未知是白願王賜之觴王曰
諾乃觴之中飲請口非有他人於此願王召所便習王召
乃南后鄭袖儀再拜曰儀有死罪於王、曰何也儀曰臣
遍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莫如此兩人矣

張何謂吾得曰何能令公貴於三柱國吾得曰柰何對曰
王大主而好小智游說之士率皆欺王請為公說王曰諸
侯之士多尚大王以虛名而無其實吾得出於晉國好廩
而善劔不如使其掌客則說士莫欺王者得必殺之何遂
言於懷王：從之得果大重柱國淖齒得罪於懷王騰游
為齒說王曰秦有上郢午者重立之戰謂秦王曰必無與
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之不勝火必夫
秦不聽果戰不勝今午又為秦王必與楚戰今楚夏正而
危其柱國此所謂火自滅也王懼國復淖齒

富擊有寵於懷王黃齊惡之楚人說齊曰公不聞老萊教
孔子事君子曰見君之車則下見君之位則趨王愛富擊
而公不善是不臣也

王子蘭為令尹使上官大夫靳尚譖屈原於懷王：遷之
江南原既放遂作策即其辭曰皇天之不絕命兮何百
姓之震慄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之東遷去故鄉而就
遠兮遵江夏之流亡出國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
浦而去閩兮恍惚之焉極攬耆楊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



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而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必蟬蛸而懷傷兮眇不知其所號順風波以
從流兮為洋、而為容凌陽陵之沉濫兮忽翱翔而安薄
心繼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轉運舟而下流兮洞庭
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余道遙而來東差靈視之故歸
兮何須臾而望追皆夏浦而思兮哀故都之曰遠登大墳
以遠望兮聊以舒憂心哀士之平樂兮悲江大錢之遺
風當凌陽之鳥至兮南渡之鳥如曾不知夏之為兵兮

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之相接惟郢

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
不復憐鬱、而不開兮蹇僂傑而含戚外丞驩之約、兮
試任弱而難持忘湛、而顛進兮妬披雖而彰之
堯舜之批兮行滕冥、而薄天衆譏人之嫉妬兮被之以
不慈不偽名憎恤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悅慨衆蹠謙而
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月以流觀真一追之何
時鳥飛追故鄉兮狐死之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何日夜
而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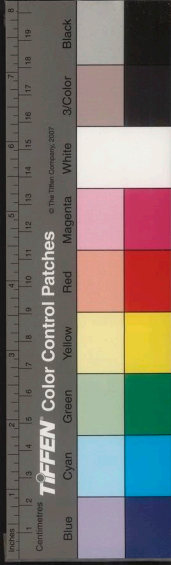
懷王苗秦時太子橫質齊請歸齊閔王曰與我東地則歸
子太子用太傅慎子計許之太子既歸即位是為襄王齊
使車五十乘來求東地王患之以告令尹慎子、對曰王
朝群臣而問之上柱國子良入曰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
齊不與不可以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已攻之武



之也照尚進曰萬表者以地大故也今去東地五百里是
去國之車臣請勿與而守景鯉進曰不可與也雖然不與
負義於天下臣請西索救於秦既罷王以三大夫之言告
慎子皆用之王可遣子良以五十乘獻地於齊明日使
昭尚為大司馬守東地又明日遣景鯉索救於秦於是子
良子曰尚橋也齊王與師攻東地未涉境秦以五萬兵臨
齊右壤責之曰溢楚太子不仁故又奪之東地不義縮甲
則可不然請戰齊懼而退於是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變
化無窮王曰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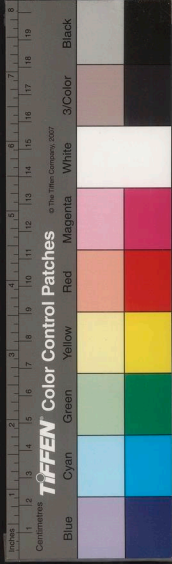
夢見一婦人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止如浮停詳而
觀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之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淫姬
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楸而為芝媚而服焉
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
寢席王因幸之既而言之曰妾蒙之翰尚莫可言之今遇
君之靈幸妾之寧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間王謝之辭
去曰妾在巫山之隅高兵之阻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暮
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乃為立館號曰朝雲王白頎
子賦之以為楚志見襄陽嗜舊傳與本賦
小異故更錄之也
宋玉初事襄王而不見察或謂之曰先生何說之不揚計
晝之疑乎王曰不然子獨不見玄猿乎嘗其桂林之中芳



華之上從容遊戲倏忽往來雖昇蓬蒙不得正日而視及其居枳棘之中恐懼悼慄衆人皆得意焉夫處女不便豈可量功效能哉王之見王因友及不見察乃讓其友曰蓋因地而辛婦人目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子事主未耳何怨於我玉曰不然昔宣有良免東郭跋一旦而走五百里有良狗韓子獵兔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人遙見而指屬之雖則韓獪不及良兔躡跡人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今子孰屬我躡跡而蹤耶遙友曰鄙人、有、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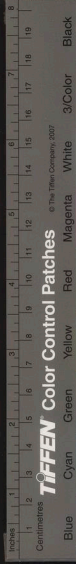
兼王於輿唐勤景差來宋玉游於雲陽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者上坐王因曰操是太阿剗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屬至唐勤曰壯士歛兮絕天維北斗

兮太山夷至景差曰狡士猛毅臯陶嬉大至兮權覆思鋸牙裾雲晞甚天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員天為蓋長劔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王曰并吞四夷飲祐海跨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吟天迫不得仰襄王登雲陽之臺命諾大夫景差唐教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貴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神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其小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能處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上坐者未足明賞賢又有能為小言者賜雲夢之田景差曰載畚埃兮乘飄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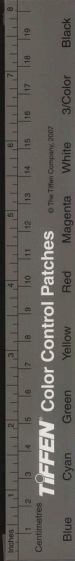


體輕蚊翼形微鱗聿遑浮湧凌虛縱身絃遊鍼孔出入
羅中飄妙翮綿乍見乍泯唐勤曰拈飛塵以為典剖糝糠
以為舟泥然後乎盃水中談若巨海之洪流憑瞞皆以碩
眇附蟻螻而遐遊集寧隱微之源渾存亡而不憂又曰館
乎蠅鬢宴于毫端烹虱腦切蠅肝會九族而同齋猶委餘
而不彈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浴心比之無象言之無名
蒙之景成時之遺形超於大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
毳末之微葭陋於首毛之方生視之眇之望之則冥之離
朱為之嘆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言之磊之皆不小如
此之為之精王曰苦遂賜雲夢之田

宋玉與登徒子皆受釣於玄淵止而並見於襄王登徒子
曰夫玄淵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徒
曰夫玄淵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蟻釣若細
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下豈可謂無術乎王曰善宋
玉進曰今察玄淵之釣未可謂能拼竿也又焉足為大王
言乎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釣非針其餌
非蠟也王曰願遂聞之王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
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釣利之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
釣道微矣非聖王而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言乎其釣未可
見也王曰其易見王不察耳昔殷湯以七里十文王以百
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侈矣群生寢其澤民氓畏其
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侈矣群生寢其澤民氓畏其



罰其鈎可謂拘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
矣夫竿綸絕餌墜鈎決波湧魚夫是則夏桀殷紂不道其
鈎術也今察玄淵之鈎左挾魚鬣右執槁竿立乎演汗之
涯倚乎揚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啄思不出於鮒鱖形容枯
槁精神憔悴樂不復動直不獲費歎乃水濱之役夫而已
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據湯禹之脩綸投之於
瀆沉之於海漫之群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鈎不亦樂
乎襄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對曰君不為垣墻人莫
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王復問曰
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其貸人不報不責飲食人
不使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肖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
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莊姪曰襄王夫人初秦秦欲襲楚
使張儀行壘今左右說王曰南遊於五百里甚樂王欲住
縣邑之女莊姪謂其母曰王好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
立太子秦又重賂左右以惑王觀其勢已出姦呂必倚敵
國而發謀王始不及願佳諍之母曰汝嬰而知兒諍平不
許淫乃逃以竿為賤王出淫持幟伏道路車至姪舉其幟
王恠而問之對曰妾縣邑之言隱事於王懼蔽不尅敢以
幟見王曰尔何以戒寡人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故內
崩而王不示視王曰何也姪曰大魚失者王去國五百里
有龍無者春秋四十而無太子墻故內崩者秦人反問王
之及此三難以五患宮室相望城店闢一十一木



民無禍二百姓荒饑飢馬餘昧三邪臣側賢者不用四倉
侈喻制王室虛空五不函追禍及矣王命從車載之立反
國既至國門已閉及者已定天遂發鄔邦之師擊之僅能
勝之乃立姪為夫人

渚宮舊事卷第四

漢氏
魏氏

秦昭王世九年使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太子楚有舊郢
縣遂分為臨江俱隸南郡至漢京帝改臨江為江陵始秦
置監御史掌鑿諸郡漢仍秦制置荊州荊州史居南郡與
太守並始太守惣屬縣而刺史部南郡南陽長沙零陵桂
陽武陵江夏等七郡漢靈帝時昇刺史為牧移鎮襄陽唯
南郡如故

楚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太守拔其城項藉為功多
五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敖卒子尉嗣為王漢高帝五年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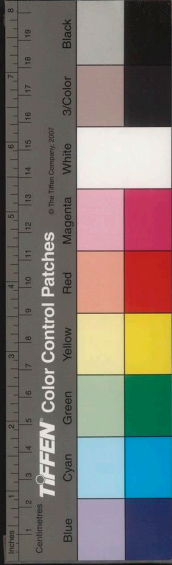
民無禍二百姓荒饑飢馬餘昧三邪臣側賢者不用四倉
侈喻制王室虛空五不函追禍及矣王命從車載之立反
國既至國門已閉及者已定天遂發鄔邦之師擊之僅能
勝之乃立姪為夫人

渚宮舊事卷第四

漢氏
魏氏

秦昭王世九年使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太子楚有舊郢
縣遂分為臨江俱隸南郡至漢京帝改臨江為江陵始秦
置監御史掌鑿諸郡漢仍秦制置荊州荊州史居南郡與
太守並始太守惣屬縣而刺史部南郡南陽長沙零陵桂
陽武陵江夏等七郡漢靈帝時昇刺史為牧移鎮襄陽唯
南郡如故

楚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太守拔其城項藉為功多
五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敖卒子尉嗣為王漢高帝五年遣



騎都尉勒歛擊尉 兵敗柱國大司馬已下八人皆降虜
王致洛陽共氏遂絕後以國為南郡臨江王榮景帝太子
廢為王三歲坐侵廟孺地為宮上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既上車軸折車廢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追矣榮至
詣中尉府郵都貴訊王、恐自殺至今江陵北門塞而不
開蓋傷王不令也

秦豐南郡人少有雄氣王莽未結卿里豪傑起兵掠荊州
十二縣據襄陽之黎丘自稱楚黎王盡有南郡之地光武
建武四年遣將軍岑彭朱祐相繼討之數年乃平十一年
以誅虜將軍劉隆為南郡太守數歲坐墾田不實免官
郭賀建武中為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特異及到官有

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扁鄉忠政朝庭上下平

昭帝巡狩至江陵持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
行部去愴惟露冕令百姓見之容服以彰有德每所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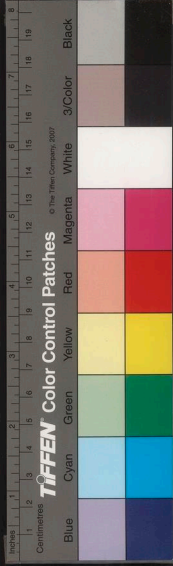
吏民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扁鄉字也

法雄昭帝時為南郡太守斷獄省少居增益郡濱帶江沔
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冬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
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
之居城市古者至治世猛獸不攬皆由恩信寬仁人澤及
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其義既到其郡毀壞檻穽不得妄
捕山林是後帑 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

歲以

豐稔後卒官



劉度桓帝延熹初為刺史五年武陵蠻夷反寢掠江陵度
及南郡太守李肅並奮走荆南皆沒帝以太常馮混為車
騎將軍師十萬人討之混上疏曰勢得容奸伯夷可疑苟
日無猜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混至荆州
賊聞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斬首四千余級受降數
萬人荆州平詔賜錢一億國讓不受推功於從事中官應
奉薦為司隸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張叔丞官
官奏混將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
下吏會江南盜賊復起遂榮免混胡爽南郡人為郡主簿
時武陵六千人來向郡太守李肅榮馬欲走爽叩馬靜之
肅拔刀向爽曰掾促去爽促馬不去曰為臣之道死不忘
忠若先殘殺當於地下於龍逢比干遊息肅遂殺之而走
桓帝徵肅伏法

度尚延熹五年代劉度為刺史

尚言博山

劉度之敗也桓帝昭

公卿舉任荆州者尚書朱穆薦尚自古校令擢為刺史尚

至州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諸夷明設購賞大破長沙
武陵桂陽有賊降者數萬人尚出兵三年郡寢悉定後徵
還京師頃之荆州兵朱孟等征戍久財賞不贍忿悖復作
亂與賊師胡蘭等首十級余賊散走復拜尚荆州刺史頃
之為交州刺史張磐所誣徵入被罪先有功得原以天水
趙凱為刺史

胡廣為南郡華容人

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在焉

六代祖綱字君華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司宮辟之
值王莽居攝綱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命交趾隱於屠
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若
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省父真頗
知人會歲終應舉勅真助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直自牖
間密占察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章以奏
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累拜太尉封安樂
侯在公台世年歷事六帝禮遇甚優一履司空再作司徒
三拜太尉文為太傅愬錄尚書事年八月十二薨京師彥
曰萬事不治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或云廣本黃氏子
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於瓠投江中胡忠見瓠
流下聞有小兒啼因取養之王業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
將出行部常浣濯潔齊類告上帝精擔后土曰開誘愚心
使理于衆殄除貪殘剪滅奸惡不酷人不失理江南多吃
詛毒螫之患反化之流也山陸無蝮虫豺狼水無鯨鯢短
孤風波不勤人無禍匿行部遇疾卒于枝江亭中有三白
虎佞首曳尾至于喪側及喪發追送踰境忽然不見永元
十八年百姓立廣於百里洲上號曰白虎王君每舟舡上
下能為風濤至有牛羊之濤積骨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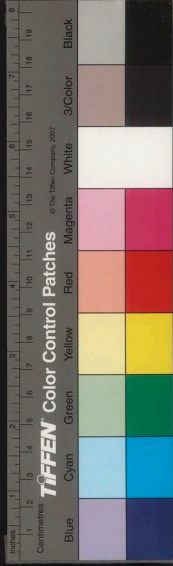
李固順帝時為荊刺史州先有盜賊彌年不定固遣吏勞
問境內赦其前豐與之更始於是賊師斂其魁黨六十餘
人自固皆厚遺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



悉涿州內清平

王叡獻帝初為荊州刺史叡先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
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後董卓專政叡舉兵欲以討卓
索與武陵太守曹寅不能揚言當先寅懼詐案行使者
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詎以狀上
堅得檄勒兵襲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
部卷曰兵文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便有
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恠便開庫使自視之知有所遺
否兵進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其中堅
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
金飲之而死者也

劉表自北軍中侯代獻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不能得至江
陵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
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
能集其榮烏出曰理乎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在不
多貴乎得人表術驕而無謀宗賊率而貪暴越有素所養
者使人示之以利必特眾來使君誅其不道拔其才用威
德既行無不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
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
越遣人誘宗賊師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江悉
南平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遂治兵襄陽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襲至十三年無才遺



言自中興已表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年又豐樂至建安
八年當始衰、襄謂表妻卒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
遺者表卒地始歸曹公也是時華容女子忽啼呼曰當有
大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云劉荊州今日
死華容去襄陽數百里即遣為吏驗視而表果平縣乃出
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賢人後無幾魏武卒平荊州
以涿郡李立為刺史劉表為荊州太僕趙岐謂車騎將軍
董丞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曠地勝西通巴蜀南達
交趾年穀獨登兵民差全岐雖遠大命猶志於國故自乘
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詣洛陽軍資委輸前
後不絕跋岐以老疾遂留江陵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國
葬故郢城中岐先為壽藏畫季孔子產嬰叔向像於墓中
君子賓位為己像君子主位皆自為讚勅其子曰我死之
曰墓中聚沙為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曰便
葬下訖便掩

江陵徐母資產巨萬劉表初為荊州母以家財至南陽迎
表 遂問所欲答曰素以責致為業老無兒悉但願生不
為官吏所侵死得一塚不見毀廢表許之數年死葬江陵
西江岡表勅郡無得採樵其墓西有小山因呼
為鼓母山

劉脩獻帝建安十三年吳周瑜破曹公於烏林曹公退
保南郡使將軍曹仁徐晃守江陵城公徑自北歸備周瑜



程普進攻南郡與仁瑜見相對各隔大江倫謂瑜曰仁守
江陵城：中糧多足為疾苦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
分卒久追為後夏水入截仁厚

夏水在江陵東三十里今謂長夏口

仁聞吾必走瑜乃以二千人益之仁遂退瑜又敗之仁棄
城走孫權以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劉備詣
權求借荊州權故不與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升然
曹操威力實重初并荊州恩信未合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權疑之倫遂領荊州牧治公安曹
公聞之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疾因上牋於權曰曹公在
北壘場來請劉備寓寄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
朝士盱食之虞至尊垂慮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

代瑜死不朽矣瑜卒遂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為荊州
都督屯江陵令程普領南郡頃之權又以江陵與備魯肅
遂屯陸口徵程普領江夏十九年倫西取益州自將軍閔
羽守江陵倫既定蜀權求長沙江夏零陵三郡備不丞肯
權怒遣將軍召蒙率進取備聞之自還公安遣關羽爭三
郡魯與羽相拒羽責肅曰烏林之侵左將軍身在行間寢
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塊壤而足下欲來牧地耶
肅曰不然始者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
齒歆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憐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受
土地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德德墮好已藉手
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士斯蓋允夫不忍而况整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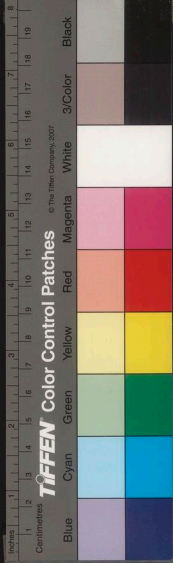


人物之主乎羽無以荅會曹公入漢中擒具失益州遂遣使權和分荆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屬蜀焉

關羽建安十九年以劉備命鎮江陵廿四年羽圍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救之羽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時呂蒙在陵口初羽討樊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上書于權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前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家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必徹備兵盡赴襄陽因襲其虛空則南郡可下羽可禽也權從之羽果徹兵赴樊蒙至尋陽伏其精兵于構橈中使白衣人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置江邊也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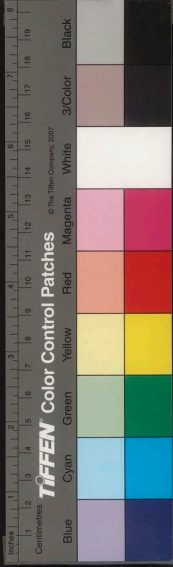
到南郡時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得翻書流涕而降蒙遂將仁至降蒙遂將仁至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視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燒軍器羽以責芳氏羽出軍後芳與士仁共給軍資不能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至是遂降

呂蒙入據江陵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曰官鎧雖公家器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御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聞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遣



人與蒙相聞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致問或手書示羽信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間無恙見符過於平時故羽士無關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追兵圍城羽為降立旗城上儼人形因遁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及子平皆獲斬于臨沮荆州志平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權荆州大會蒙以疾辭權笑曰擒羽之功于明謀也大功已拒慶賞未行豈悒悒耶乃增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先耀子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廳所以治護者萬方募邦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權欲見顏色恐勞動常穿壁瞻之少能下食則喜不則咄喑不寤其受重如此竟卒于公一安

朱然代呂蒙假節鎮江陵初呂蒙病篤權問卿疾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有餘愚可以為任權以之魏黃初五年文帝遣將軍孫盛督方人脩州上為烏立為然外救卻度兵攻盛不能拒即時退卻據州上為守然中外斷權遣潘璋楊璨解圍而圍不解然城中兵多腫病可戰者才五千曹真等起土鑿地突樓擗臨城弓弩雨射士皆失色然晏然無恐意方屬吏士伺僕攻破西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未退江陵姚泰領兵脩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蓋內應垂發覺震然乃戮泰以殉真等竟下能赴乃撤攻退還然由是名震敵國封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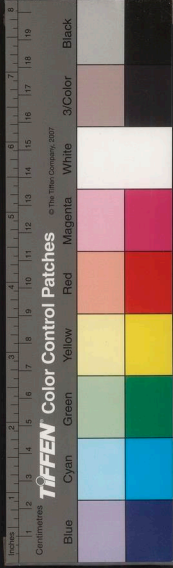


陽侯

潘濬荊州人劉侻領荊州以為治中從事侻入蜀潘典苗州事孫權殺閔羽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面着床席哀哽不能自勝權尉勞而語呼其字曰亞明昔觀丁父都俘武王以為師彭仲爽申俘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因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猶不然未肯降意以孤異古人之量也使親近以手中拭共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從事一以咨之累遷太常一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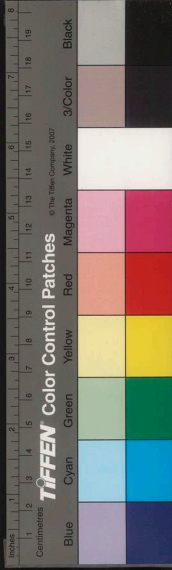
諸葛融為奮威將軍公安督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賞高談休假士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眾賓各言其能乃連榻促席量敵選對有博奕搏搆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覽觀終日不倦兄恪為孫權所誅使將軍施績等取融先是公安有靈龜平南郡域中可長生而守死不死義仁無成及是果亂金龜印而死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毅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因病退歸江陵吳平後建威將軍王戎薦偉太康二年詔曰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朝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任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身偉遂狎狂及育不受晉



爵年八十三終於鄉里陸抗為吳荊州牧治江陵羊祜為
晉荊州刺史治襄陽祜每與吳人交兵先告戰期不為掩
襲邊人於吳境剽穀為糧送絹償復雖臘常止晉境吳人
服其義呼為公抗誠其成保境不相侵盜日一邑一鄉不
可無信義況大國乎使命交通抗有疾祜遣藥抗即服之
左右止抗曰羊祜豈鴟人乎時人比之華元子反吳將
有降晉者祜輒任其所適若欲追吳便有祖道吳將有二
見在境上戲為祜軍所掠其父發哀行喪經月祜慰勞歸
父感其德率衆二千人降之抗嘆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
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境一界

榭元凱為晉荊州刺史治襄陽平吳之役預自攻江陵城
城上人以胡蘆繫狗頭抱狗示之元凱病瘳故也元凱大
怒及江陵破殺城中老小血流濡足後元凱死其人莫不
稱快襄陽耆舊傳之元凱性剛狃為百姓不敬



晉代

王澄為刺史始鎮江陵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轉車猶以
 江陵為治所漢末劉表作牧沮江南宗賊遂鎮襄陽由是
 魏刺史皆因之蓋郡城之南已暨吳境故也吳置軍督
 於江陵陸抗遷治樂鄉樂鄉在江南去江陵五十里晉初羊祜預劉
 弘等皆治襄陽陶侃治江陵末年以去都偏遠遷巴陵庾
 亮遷武昌庾翼遷襄陽桓溫治江陵桓冲遷上明王元
 達名宣宗廟諱今稱其字也復治江陵自元達後歷宋齊梁陳隋唐
 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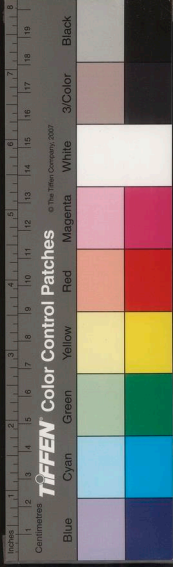
王澄愨帝永嘉元年代劉弘為刺史領南蠻校尉移治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陵弘卒後以高審王司馬簡為征南將軍
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斮其去
之神氣肅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
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既至鎮曰夜縱酒
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畧不致意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
之中為別駕委以州府京師危逼澄率眾將軍赴國難次
江陵而飄風折其節狂會宗非人王如舉及南寇襄陽澄
前鋒至宜城時山簡為征南將軍鎮襄陽簡為征南都督
刺史

澄遣使詣簡為如舉黨嚴疑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采而
問之曰襄陽拔未荅曰昨旦城破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
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耻之讓
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境不能進巴蜀流人散
在荆襄者與士人忿爭遂殺縣令屯集樂鄉澄使城都內
史王攬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
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於是梁益流人四五萬家俱反
權杜茂為主南破零柱東掠武昌敗王攬於巴陵澄亦無
憂懼之意但與攬日夜縱酒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拒溫代
蜀又以碁所貯竹頭作釘裝舡其綜理微密皆此之類
皇甫方同謚子也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荆
州閉門閉居未嘗入城府蝨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
尊賢愛物南土人宗之陶侃禮待甚後侃每造之着素冠



服望門輒下車而進王啟遣從弟屢代侃遣侃偽廣州侃
將詣敦方迴止之曰吾聞敵國威功臣亡足下新破杜茂
功無與、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累累欲殺賴
周訪獲免屢至荆州大夫物情百姓叛屢逃杜茂屢大行
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率
土華夷莫不流涕也夏侯弘為征西參軍自云見侃嘗於
江陵見一大鬼捉弓戟急走小鬼數百隨之弘畏懼避於
道左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曰廣州大殺弘曰
此予戟何用曰以煞人若中腹者投壺博戲數十旬俱起
殺富人李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勸不
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

出軍繁杜茂次子作唐山簡參軍王冲叛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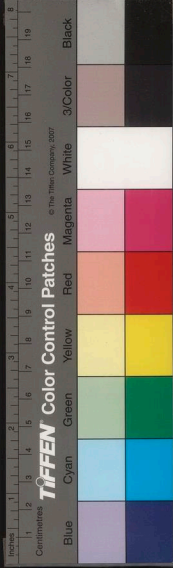
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奔
沓中郭舒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
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澄不從竟為王啟所

一煞

宋廠荊州人常以酒犯王澄、叱左右抨廠部舒厲色謂
左右使君醉奴輩何敢妄動澄大怒曰別駕狂耶枉言我
醉因遣灸舒眉頭稻鼻舒跪受灸者澄意釋而廠得免

出郭
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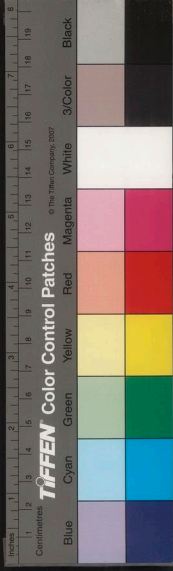
陶侃愨帝建興元年代周顛荊州時社鼓社魯及故鎮南
府衙門將胡元皆寇荆土侃悉討平之數年遷征南大將



軍襄陽昭帝時又代王舒為刺史治江陵勤於吏職愛好
人倫終日歛膝危坐困外事千緒萬端因有遺漏遂近書
疏莫不還答年翰如流未嘗擁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嘗
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
遊荒醉坐無益於時死無間於後是矣也諸忝佐或以談
戲為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則加
鞭朴曰擣捕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
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謂亂頭養望自謂宏
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意慰賜
忝信若非理得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遊出遊

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侷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
收之耳侷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之稻執而鞭之是以
百姓勸於豐殖家給人足時造舡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
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輒死餘
不死弘曰治此病有何方鬼曰殺烏雞薄之必差弘曰
今欲行何方當至荊州揚州時三州皆有心腹病無不死
者弘行江陵殺煞烏雞薄之十生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
弘之由也

唐翼為南壘校尉南郡大守夜如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
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手
有聲忽矢所在桓溫穆帝永和元年自徐州刺史代唐翼
為荊州征西將軍都督荊雍梁益六州群習鑿金莖為西曹



主簿溫平蜀後將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問國家作運
谷曰世祀方永溫不悅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
乃馳詣鑿齒日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
其禮國祿君仁孳乞為標碣棺木耳齒問其故星人曰賜
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買棺耳齒曰君幾誤死君帝聞
千里之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
是聽君去耳星人憲明日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
答曰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誤活然三十年看儒
書不如一詣主後先為治中時未卅謝溫牋曰不遇明公
西州老從事耳

伏滔青州人為荊州參軍習鑿齒州人為治中於桓溫座
共論青楚人物滔以春秋鮑叔管仲濕朋邵忽輪扁甯戚
凌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
荀卿荅大夫四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田光顏歆點子於
陵子仲王升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升
孫通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
鄭康成稱正平魏時管幼安華子魚徐偉長伏高陽此皆
青上之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為神農生於洽中邵南詠其
美化春秋稱其多漢之風不同鷄鳴之篇子父叔敖羞與
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
拈與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連不及老萊
夫婦田光不及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不勝司



馬德操龐士允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
令無對於晋世昔伏羲葬於南郡少吳葬於長沙虞舜零
陵比其人即標的如此論其土則郡聖之所葬考其風則
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黃申赤眉之賊此何如青
州耶

習鑿齒為主簿從桓溫出臘時大雪於江陵城是西草上
雪氣出伺視之一黃物射之應箭時死往取之乃老雄狐
脚上帶縫繒香一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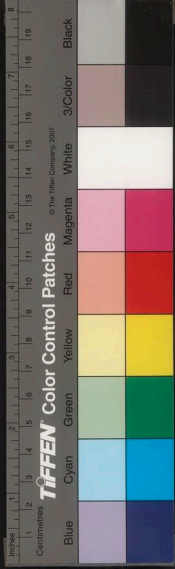
車胤南平人今公安縣父育為南平郡功曹太守主胡之避

司馬無忌之羅置郡濃陰是時胤年十餘歲胡之每出於
籬中見而異焉謂其父曰此兒將致高名成卿門戶宜資
令學問後胡之每遊集恒命之胤博覽不倦家貧不恒得
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桓溫出荊州取焉
從事歲中至治中每有盛坐胤或不來皆曰無車公不樂
後入為選曹尚書

王子猷為桓溫參軍常云卿在府久皆當料理初不答直
高視以手扳柱額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羅含為桓溫從事溫令檢校江夏守謝尚含既至初不問
郎事遙就謝之數日飲酒而還桓問溫有何事曰不審公
謂謝尚何如人桓溫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有勝
公人而行非者故人一無所問桓奇其意而不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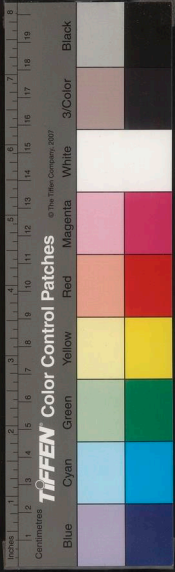
羅含為別駕以解舍暄褻江陵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木



為床織葦為席而君布衣蔬食晏如也桓嘗與寮屬宴會
舍後至溫問衆生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松竹溫
曰此白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見重如此郝隆為桓溫
南壘參軍三月三日大會參佐令賦詩作遲者罰酒三升
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覽筆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溫
問娥隅是何物荅曰壘

娥隅溫云作詩可以壘語

隆曰千里技公始得壘府參軍郝得不作壘語溫大咲
謝安始有東山之志後桓溫為荊州辟征西司馬子時人
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而問謝藥文名小草何一
物而有二稱謝未荅郝隆在坐應声荅曰此甚步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溫日謝而笑曰郝參軍
此通乃不惡安初馬桓溫所辟將發新亭亭朝士咸送中
承高 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將如卿何有安愧色既到江
陵溫甚意年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
如此容否溫詣安值其治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情
溫見苗久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是重如此謝奕為桓
溫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常溫嘗曰我方
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庭禮嘗逼溫酒走入南郡主門避
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伐何由得見溫在鎮世年參佐習
鑿齒袁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郝超伏滔謝
奕顧愷之王子猷謝玄羅含范汪郝隆車胤韓康等皆海



內奇世伏其知之人孟嘉為溫從事問嘉酒有何味而嗜
之嘉笑蓋曰公但未知酒中趣羅友家貧乞棣於桓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
有得郎者溫為坐叙別友思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
臣性嗜味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耶榆云我只見汝
送人作郎何不見人送汝作郎始終慙迴以還解不覺成
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在友
在溫府溫與車騎王洽集別有友不被命乃自進坐良久
辭出溫曰卿向欲語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一
生未嘗得故冒求前耳無事可語今已飽不復須住了無
慙色友與兄崇及甥習鑿齒同為溫從事

友屢在公
安縣南也

王恂太原人為征南主簿在溫坐嘲習鑿齒曰蠢尔蛮荆
敢與大邦為讎齒應聲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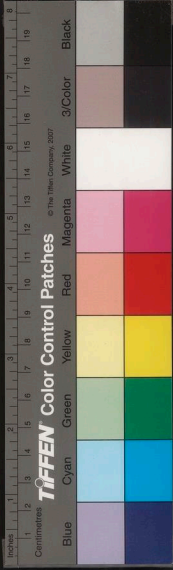
桓溫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云若能目此城者賞
顧愷之為叅軍在坐目曰遙望層城樓冊如霞溫即賞以
二婢桓懿哀常帝與

三年代兄溫為刺史

溫徵人為揚州
牧錄尚書事

累加征西大將軍司

空有惠政所住舍中見一人形長餘夜夢曰我龍山之神
也來無好言使君心既真固今自當去耳後卒無異徵荆
人遂於龍山立廟令號為征西之神在鎮有叅軍以五月
五日鸛鶴剪古養之令學語後於懿會並學生客有一客
蹕鼻遂入瓮中語與蹕鼻者不異顧叅軍善彈琵琶鸛鶴



每立聽移時主典盜牛肉密白以新荷罌置屏風後盜者以湯波殺之叅軍恍惜白司空請殺主典司空教曰原殺鸚鵡之罪合致檢治然不可以禽鳥之故而殛人與於法可五歲刑之劉盛公南郡人少日有肥遁之操司空桓豁在荊鎮親詣其廬必鑿培而去未嘗見之後豁與上佐遊靈溪盛公從市還着白帽布裙以杖荷履忽來訪豁大憲抄道與：畢負荷而去觀者嗟以為非世中人栢石虎有材幹趨換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今拔箭石虎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虎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有患瘡者謂曰栢石虎來以怖之瘡多者多愈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忽驚視帳下都督甚久自中

泣下都督况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赦活也牛應聲而拜

衆甚異之都督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啟遂殺牛冲聞之大怒都督痛加鞭罰

冲孝武太元二年代兄豁為刺史車騎將軍都督荊江

交廣七州加侍中時符堅強盛冲以逼近寇境欲移阻江南乃上疏孝武曰自此中興已來荆中有鎮宜迴轉臣亡

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畧中原因江陵路梗即之鎮事與時

遷世無常定具兵者曉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陵輕戍

江南孱陵縣界地名上明荆州志云上明中明下明田上謂之三明猶渠

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城已上四十餘里比栢大



江西接三硤若狂狡迭死則奮郢已北堅壁不戰接會濟
江路不云遠乘其疲隋僕剪為易臣司存聞外輒隨宜處
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守江陵
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湯岐村臨江去二百里俄見一人
持半小籠生魚往來造舡云有魚欲寄作鱸張乃維舟而
納之問其姓字稱道岷道一云字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對劉
既知張街命問安王文度並佳否張甚欲語言而劉子無
苗意既進鱸便去出云向持此魚觀君舡當有鱸具是以
來耳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
而飲之方欲飲對劉便先起曰今日伐荻不冝久廢亦以
無苗之

桓冲請劉驎之為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於樹條桑
使者至致命驎之日使君既往駕光臨冝先 詣家君冲
聞之大愧於是乃詣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
冲言語父使驎之入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驎
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驎
之雖冠族信義着於郡小凡廝伍之家婚嫁送無不躬
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無不投之驎之
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
受士家百里一老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理我唯有
劉長史耳何由令之知驎之先聞其患故往候之值其命
終 乃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以壽終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命桓冲厚禮請粲為荊州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南郡劉尚公亦有高名謂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矢所望粲笑曰足可謂有志于德道朝亦可德、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無以難之粲亦于此名譽減半著晉紀、十篇

桓冲為州欵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于朱衣上過桓式外來云向以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指雲下拂地式意議不着冲云我猶患其太重

符堅舉國內侵謝安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拒之桓冲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至方遊談不暇唯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少天下事可

知吾在左神衽矣俄而東信至冲正獵聞淮上大捷語左

右曰群謝年少大破賊因慚耻發病卒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瞻送號哭盡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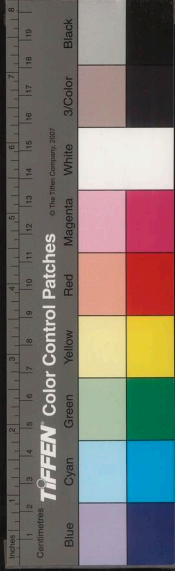
桓石民太元九年代叔父為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有善

荆人歌之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既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巖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禱晴即時就輦至齊未像嘗夜行不知者以槩刺之作銅声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灾疫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為凌靈應也桓凱大元、年為巴東太守家在江陵乳母姓源、



見道士隨凱之郡墮瀨而死陳夜忽夢道士衣冠蓋濡自
說至峽溺死經三日信到如夢陳出渚遠望見一尸隨流
而下形體壞不可識母悲眠復夢道士云故出而不見
取今便長逝驚寤以岸尋求至江津亭渚得之殯斂畢道
士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廿日故得暫還母哀哭
輒有一黑鳥以翅翻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痛以此不復得
哭王元達太原十四年代桓石民為刺史都督荊益州三
州建武將軍假節元達自持才氣放酒誕節暮王澄之為
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桓
玄襲封南郡公在江陵負其爽葉故義常以雄才駕物元
達每歎抑之玄嘗詣元達通未入報乘舉直進元達對之
鞭門幹玄怒去之元達亦不啻嘗朔日見客仗衛甚嚴盛
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元達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
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形体而遊每嘆三日
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憐元達乘醉吊之婦父
慟哭元達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
匝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左將軍謚曰穆
元達在鎮母范氏嘗有患請法簡道人讀佛經每上高坐
輒見一鬼長丈餘來倒經卷如此信宿因移精舍誦呪鬼
亦隨之未幾元達母反簡相次而卒
殷仲戡太元十七年自黃門代王元達為刺史振威將軍
節在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戡每食常五椀盤無餘有



飯粒落席輒拾噉之雖欲率物以緣真素每語子弟云人
忽受任方州謂我器平昔時意今吾廢之不易貧者士之
常安得登枝而損其本尔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
陵數千家以堤防不嚴降號寧遠將軍

南郡公桓玄在江陵說殷仲戡舉兵內向以誅中書令王
國寶為名又云宜遣王恭與晉陽之甲以匡朝廷已當悉
荆楚人之衆順流而下僕等六佳皆技袂無不嚮應此桓
文之舉也仲戡從之隆安二年使襄陽太守楊佺期將兵
五千人與玄俱為前鋒東下屢敗王師朝廷深憚之乃發
詔和斛各加爵位仲戡受詔罷兵顧愷之為殷仲戡奏軍
善丹青在荊州常悅一隣女挑之不從乃畫其形于壁以

棘針釘其心女逆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
而愈欲啗殷公 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謂眼疾耳
若明黠童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殷
乃以之仲覲有才氣少與以弟仲戡俱知名仲為荊州顛
為南壘校尉及仲戡將興兵內向告覲欲回舉覲不從曰
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非藩屏之
也晉陽之事宜勿預之仲戡不從覲知堪戡異已樹置所
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聞其疾病出省之謂覲曰兄病
殊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但女病在滅門幸熱為憲仲
戡竟有桓玄之禍覲尋以憂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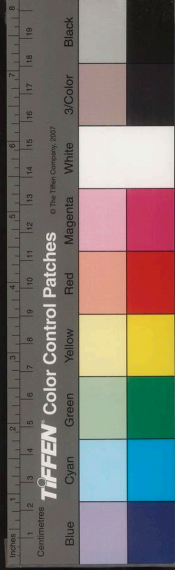
日絕跡當以為神物



玄在殷坐作了語頷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燬玄云白布
纏棺拊旒旒仲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又作危語玄曰矛頭
折來劍頭炊仲曰百歲左翁攀枯枝頷云井上轆轤卧小
兒殷有一叅軍云有人騎驢馬臨深池殷云咄、勿逼人
玄隆安三年殷表為荊州四郡都督時荊州大水平地三
尺殷歎恤飢人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殷遣軍數道
拒之為玄所敗殷出奔鄱地玄追兵獲之見殺于柝溪在
官北七十里
俗訛呼為左溪玄逐自為刺史羅企生自著作佐郎為殷
功曹後表為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攻殷更以企生為
諮議叅軍殷多疑少決企生深憂心謂弟遵生曰殷侯仁
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殷果敗走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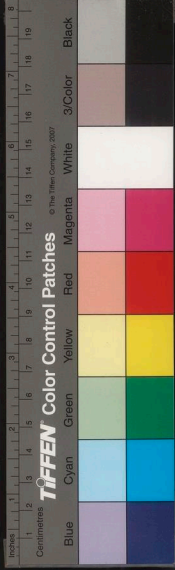
武無送者唯企從焉經家門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
手企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
欲何劉邁為殷仲戲中兵叅軍桓玄在江陵橫恣甚士庶
畏之過於仲戲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捐授仲堪
邁時在坐謂玄曰馬、捐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
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堪為之失色玄出堪謂邁曰卿乃
狂人也玄夜遣客殺鄉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詞折堪而不
悔仲便令邁下都以避之及玄得志果令召之邁至玄曰
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袪與邁為三玄甚惠
以為刑獄叅軍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鈎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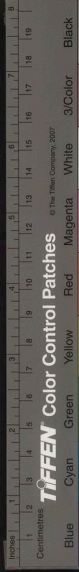


在頽愴之為設參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頽起病令射
取虎探即未坐定語頽云君可取鈎頽云賞百疋布頽即
取得鈎桓朋遂勝 桓玄在南郡國弟居常出詣殷荆
州於鶴兜逢一老翁馭青牛形色壞異玄即以所乘牛易
取乘之至虛溪駿馱非常日息駕飲牛、遙入水不出桓
使人覘守經之企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
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抱之愈急殷
於路待人企生遙呼曰死生是同願少見得殷見企無脫
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無不詣者企獨不往而營理殷
家國或謂之曰玄猜忌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而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
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歛醜遂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
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
釋如企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
收企遣人問欵何言答曰晉文帝殺搖康搖紹為晉忠臣
從公乞一弟以母老玄許之又引企於前謂曰相遇甚厚
何以兄負今者死矣企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
陽病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并盟誓擔口血未乾而生奸計
自傷力劣不能剪滅亮遂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二十
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母胡氏及遇害即曰焚
之

桓玄帝登江陵城南門樓謂坐客曰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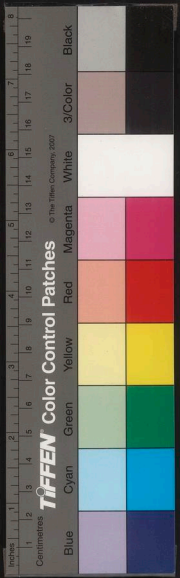


誅目況吟良吟久隨而下筆一座之間誅已成玄初領荆
州二府一國于時始雪五慶俱質五板並入玄在廳事上
板至則卷放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也桓玄為都督性
好獵每事出車騎其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或行陣不
整麇兔騰逸叅佐無不繫束桓道共其族也時為賦曹叅
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着腰中玄間用此何為荅曰
公驪愛縛人士會當被手因此小差玄常作龍山獵詩其
序云故老相傳天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筆霄牲畋之
其後仁狗敬如此桓氏世莅荆土在鎮蕪太尉弟懿蕪司
空紆西冲車騎懿子石氏石綏石康懿係振冲孫謙子玄
凡九人皆荆荊州自古所未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